



大于河赏雪

◎赵公友

蜿蜒逶迤的大于河，在北魏郦道元著的《水经注》中称为清水。如今，这里已经是供潍坊市市民休闲的湿地公园了。它发源于昌乐县境内的方山，流经潍城区后并入市区而过的白浪河，最后悄无声息地入了渤海。

时令进入了冬季，寒风掠过大于河两岸的田野，毫不留情地抹掉秋色的最后一丝枯黄，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留下的无奈的叹息。今年的秋季感觉颇短，言秋时，已被那神秘而伟大的主宰封存了冬季，大于河迎来了一片无奈的萧索的日子。

凌晨寂静的白霜，染白了萧萧万木的枝头，使那些失去了生命颜色的绿植，显示出了一种纯粹的素雅。每次闲暇时走过大于河，总希望有一场冬雪的邂逅，品味这份独特的韵味。

冬天的雪，是大自然的精灵。唯有雪，能不偏不倚给世界同一种颜色。在古人的诗词歌赋里，诗人们对雪的雅称也倾尽了文人的浪漫：寒酥、琼芳、玉鸾、梨花……对喜欢雪的人而言，踏雪赏雪的情怀，胜过围炉夜话

的浪漫。不久前的那场雪，我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次赏雪之旅，领略到了难得一见的大于河冬韵的风采。

在飘着雪花的大于河湿地公园里徜徉，虽无梅花，却也怀揣着“踏雪寻梅”的雅兴，以满腔的炙热走进了大于河正迎风拥雪的天地。天空虽然显得臃肿且沉重，而洒下的漫天雪花却如带着祥瑞的精灵，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玉蝴蝶，轻盈而优雅地舞着，弥漫着。看着这些千姿百态、晶莹剔透的雪花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冰雪的童话世界，给了我忘掉一切烦恼的开心与陶醉。

于在大雪纷飞的时刻，以欣赏的欲望看着眼前的银装素裹，树上，芦苇上，地上，荷塘里……大于河湿地公园里就像铺了一件巨阔的松软洁白的绒毯，显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圣洁与美丽。

横卧的小石桥上，白雪已积了许许，玉带一般。面对一桥洁白的纯净，我犹豫了脚步。冰层下面，岩石错落，北去的河水汨汨而动。冰上毛茸茸的，如铺了一层棉絮。要不是凛冽的寒风和此时正飘着的精灵，真想躺上

去，感受一下天当被雪当床的浪漫与温柔。“悠悠飏飏，做尽轻模样。”抓一把雪在手里，轻盈如絮。尽管手指冻得有些生疼，我仍呵着微弱的热气，把雪揉成了一团，轻触皓齿，留下了一个冬雪之吻。

一湾处的几抹绿色，让我惊喜与惊奇。在潍坊冬季里能泛绿或青的植物，在我的认知里，除了遍野的麦田，大概就是用来绿化的丛丛青竹、裸棵松柏、株株冬青等少数几类。而此时眼前的那抹绿，竟是几近凋零的数十片蔷薇的叶子。那种饱经沧桑不怙风雪的青绿，在飞雪中更显深邃而饱满，一尘不染。一枝枝青色的枝条，顽强地抗争着。枝头红色的蔷薇果，剧烈地摇曳着。貌似柔弱的蔷薇在我眼前顿时变得坚强高大起来，心中油然而生“须仰视才见”的一抹温暖和亮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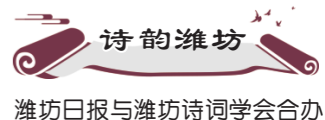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让我惊讶的是雪覆盖下的小草，湿地公园里地绿色的注脚，它没有随着秋风失去踪影，在皑皑白雪下挺立着一抹绿，把生命的坚韧与顽强，展现给了冬雪。我看不到它柔弱的挣扎，只看到它对使命的

执着。

一路风雪，一路风景。大于河湿地公园里最多的是荷塘。冰封水面，冬荷已残，但风骨犹存，在严冬的风雪里彰显着铮铮本色。残叶就像一面不屈的旗帜，厚厚的冰层成了它依托的底气，亭亭而立成了它追求的执着。此时的残荷，或昂首，或弯曲，或蜷缩，或扩展，残而不颓，败而不倒，以一曲生命之歌，呈现给你撼人心魄的风景。

惊喜、惊奇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几株迎雪泛着点点红色的火棘树，惊现在在我眼前。在风雪的严寒包裹下，竟还有绚丽多彩的景观。在色彩单调的冬季里，野外百花芳容尽失，多数绿植谢了妆容。忽遇几株火棘，以一袭红装，精神抖擞地挺立在风雪之中，皑皑的白与火一样的红，交织出眼前壮丽的一幕，不仅给略显寂寞的冬季增添了一份奔放的热情，更是秀出了一种傲雪苍穹的气魄。

风雪仍继续，赏景在我。冬天，冬雪，瑞雪迎春……此时的我，殷殷地有了对春天的期待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【中吕·卖花声】

雪中老龙湾

◎刘作民

龙湾飞雪烟生暖，轻颤银装小客船，冷泉喷涌彩桥边。翠竹争艳，鸟群呼噜，乐童玩，任球扑面。

【中吕·卖花声】

赏昙花

◎罗文霞

幽香冷蕊冰姿俏，秀色新妆玉骨俏。素英清雅品格格，唯逐芳馨，自迎星耀。赏仙葩，夜开惟妙。

惜琼花·初雪有寄

◎张清奇

寒来骤。风摆柳。正琼英醉舞，枝上描绣。昔年闻笛梅边奏。情曳黄昏，心与其后。岁华凋，霜鬓久。任诗笺话寂，时对红豆。雁沉川译书难又。漫卷乡思，沉入残酒。

雪后

◎陈万坤

夜色蒙城雪羽纷，推门笑竹白头人。素笺留犬梅花印，回首惊疑是早春。

雪梅

◎王述学

故园寒色里，梅较昔时新。香透梨花影，安知不是春。

我业余文学路上的缘分

◎曾繁梅

看到赵顺年老师微信分享他的《关于“缘分”的随笔(序言)》一文，不禁使我想起我在业余文学创作路上与赵老师的缘分。

那是2002年末，我将自己写的一些小文和日记利用空闲时间录入办公室电脑时，被来办业务的同事看到。因他，我结缘了他的父亲张明志老师，张老师也成为第一个真正将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有缘人。张老师看到我的文章后，很是赞赏，决定帮我出书，并带我到山东文艺出版社见编辑。编辑粗略看了我的文稿后，给予了肯定并让我抓紧准备材料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提出希望张老师给我的书写篇序。张老师则建议我找时间向局领导说明情况，并请领导写序以示支持。于是当我忐忑地向当时的局长汇报并请他给拙作写序时，他帮我联系了时任作协副主席赵顺年老师。赵老师很爽快地答应，用心给拙作写了十分精彩的序。这篇序不但给我文章以充分肯定，也给我的《凡梅》一书添了彩增了色，更是激励我坚持在业余文学之路上一直快乐前行。

赵老师在序中写到：“面对繁梅的《凡梅》，你可以说它有着这样那样的欠缺，但你不承认，这首先是一部灵气四溢、朝气蓬勃之作。”同时，他还写到：“读繁梅的作品，无论是散文、小说，还是她的日记，其字里行间仿佛都散发着一股幽香和芬芳，每一篇似乎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朴实和美丽，清晰而淡雅，亮丽而无华，禁不住令人感动与沉思，追忆与遐想……”

2003年11月，《凡梅》一书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，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因为有了《凡梅》，才有了后面的《凡梅说事》《繁梅幽香》《繁梅疏影》等。这些书能够面世，要感谢缘分使我结识的张明志、赵顺年、刘光顺、王存玉、王耀东等老师对我无私的帮扶和鼓励。这些老师，对于文学新秀的扶持，真诚、无私、不遗余力，令我感动。

在茫茫人海中，缘分如同星辰指引，让相遇的船只，在时间的海洋中找到彼此的港湾。如果说相遇是一种缘分，那么珍惜便是一种缘分。我将好好珍惜这些好老师与我文学路上的缘分，感念一生。



新岗微光

◎张国华

冬日的暗香来自蜡梅。它曾经是光秃秃的枝干，在无人注目的时候，攒了密密匝匝的小花苞，又趁着那阵风，那场雪，让它边绽放，边释放暗香，直教人不停地转头寻香。

就像欣赏蜡梅的暗香一样，我也刮目相看古玩城里新增的一处废旧书、字画摊。摊主是收废品的师傅老王，他身体硬朗，脑瓜灵活，知天命的脸上透着微光。刚上摊还没有一个星期，就尝到了甜头。他本来和老伴一起从郊县进城看孙子。孩子看大了，就在小区收破烂。

这天小区一名保安建议他把废品归类，把废旧字画、书籍、课本等拿到古玩市场碰碰运气。老王说干就干，把收来的废旧字画去污熨平、分类卷好；把书籍、课本凑齐、捆扎，让这些旧书、字画焕然一新，丢弃不用的学生课本也有了生气。

从挨家挨户收破烂的差事，到古玩城摆摊，老王心里暖洋洋的，觉得见识上拆了一面墙，生活中多了一个“岗”，像缕缕春风吹进来了，扑面而来的绽放的梦想。

老王的书画摊应该算开摊大吉。这天，老王天不亮就到了古玩城，八点半一开门，他第一个进了电梯，出电梯顺顺当地在入口处摆上了地摊，用一块丈余雨布铺地，十几分钟的工夫，就把带来的所有物品放置有序。陆续出电梯的淘宝客们，直奔这个未曾见过的“老板”走来。

有位戴眼镜的买家躬着身，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这些破旧字画，老王忙把自己坐的马扎递给他坐，他接过马扎笑了笑，只观字画不说话。约摸半小时后，他痛痛快快地买了十幅字画，给了200元。其实老王真的不懂字画，光觉得这些破旧字画是当废品收来的，能给点钱就比送收购站挣得多，心中一阵窃喜。

紧接着，老王又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。他是备有而来，进了古玩城就直奔书摊而来。只见他皱眉无语，不停翻腾着那半米高的书籍堆，精挑细选，一边挑，一边翻，嘴里还嘟囔着什么，一会儿他就挑出了五本，给了100元。

“刚出炉的肉火烧……”迎面来了一辆卖豆浆、油条、肉火烧的快餐车。老王痛快地要了三个肉火烧和一纸盒豆浆。吃完后，他满脸笑容地对卖快餐的阿姨说：“上了新岗咱得有新气象哟！”“快餐阿姨”直夸他想开了。

“快餐阿姨”五十多岁，和她一起在古玩城送快餐的阿姨有三四位。他们都是最初从农村进城看孩子，把孩子看大了，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岗位。在这里，推车送快餐就是她们最暖心的“岗”。

这天，初次摆地摊上新岗的老王挣了300多元钱，回家后跟老伴说起来眉飞色舞，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。

那阵风来了，蜡梅就开了。生活中有作为的岗位有大有小，有丰盈有简朴，有亮眼有低调，然而存在就是需要，需要就产生价值。用双手点亮的，那簇簇、那点点、那线条、触及生活的微光和小路，都环绕着可亲可爱的相似之处。所以，当生活陷入焦虑和迷茫时，请对准自己心中的方向，热火朝天地活着。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高玉超
拍摄地点：沂山

文山新韵

◎宋建文

文山的冬天是热烈的，亘古未有的气韵应时而生，朔风里飘荡着崭新的异彩。

文山既不高也不大，海拔五十多米，面积约一平方公里，这个“小不点儿”称不上真正的山，但是它在昌邑的广阔平原上，自然显得突兀，也就算作山了。文山不是纯粹的石头山，它的表层系红砂土。因其位于昌邑县城东部，故名东山。明清时代昌邑古八景之一的“东山晚照”便在这里。那时，后山上建有文昌祠，山名遂演称为文山。曾经的山是一幅荒草萋萋、满目疮痍的景象。此后，在时光的轮回里，这座小山虽经过多次治理，却仍似璞玉蒙尘，未能尽显风华秀色。及至今冬，文山森林公园华丽亮相，作为核心区的文山破茧成蝶，焕然一新，成为昌邑市民竞相奔赴的热门新地标。

不用说漫山遍野的各种树木，新修的串

连相通的柏油路，也不用说素朴的新建博物馆，雅致的休闲广场，单看山上巍峨耸立的文昌阁，就已经叹为观止。文昌阁丹楹刻桷、飞檐翘角，气势恢宏，很快就被热情市民推上了文山名胜的“头把交椅”。

沉寂悠悠的文山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数九寒天，人们似乎忘记了严寒，赶着趟儿往文山跑。白天，文山的热闹随处可见。和着“咚咚锵”的锣鼓声，一群扭秧歌的踩着鼓点舞动彩绸。喜欢唱歌的人搬来音箱，你一首我一首开起了“赛歌会”。山间道路上，行人如织，有散心的、跑步的，还有骑行的、玩滑板的，说话声、脚步声、欢笑声交织着，仿佛奏响一首意境悠远的冬之圆舞曲。文昌阁周边围满了前来打卡的人，凭栏远眺，城区风光尽收眼底，顿时心旷神怡，就连那一口刚吸入的清冷空气，似乎也带上了些许甜意。



土炕琐记

◎赵华诚

时令进入冬天，我忽然想起老家的土炕来了。在北方寒冷的冬天里，哪个农家没有一铺暖融融充满烟火气的土炕呢？

睡炕，主要是考虑冬季取暖和做饭的双重功用。我国东北地区多采用满间炕形制，晋陕窑洞多见南北向炕，山东则多为东西向炕。

在砖块紧张的年代，土炕多采用土坯砌筑，内部设置曲折的烟道连接灶台和烟囱，烟道一般呈“己”字型和“丁”字型结构，讲究保温和烟道通畅，炕面用粘土和麦秸混合后抹平，等干透后敷上一层麦秸，然后铺上炕席。由于工艺复杂，农村中能盘一手好炕的匠人便备受青睐，一盘炕完工后，往往还要仁盘俩碗招待匠人一顿才好。

土炕是农家人的“起居室”，承载着农家最朴素的礼仪。不止睡觉，吃饭，待客，做活儿都是在炕上进行。邻家婶子串门，一句

“上炕头”，便包含了无尽的热情和欢迎了。孩子们放了学，一般都是趴在炕上写作业，极少条件好一些的，会有个小炕桌，便更为受用了。除了最普遍的半炕，家口大一些、孩子多的农家，会盘“满周炕”，将一个房间全部盘成炕，房门成了半门。也有房门全门的，会在门内留一个一米见方的空间，方便开关门，这样的一铺“满周炕”往往可以睡七八个人。我小时候住三里外的姥姥家，就睡在这样的炕上，正月里去给姥爷姥姥拜年，亲戚们便是在这盘土炕上猜拳行令。有时也会去一个远房亲戚家玩，青砖门楼黑漆大门两边有两个石鼓，院内两株石榴树，她家的炕沿是用一拃宽的枣木做的，透着朱红色油亮的光泽，那应该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整洁豪华的炕了。

炕分炕头、炕中和炕梢，炕头热得快、凉得慢，一般家中老人睡在炕头；中年人火力大，炕冷，睡在炕梢；孩子们睡在炕中间，大

人还要半睁一只眼，小心孩子们睡觉不老实，因为炕热蹬了被子或者掉下炕去。“炕没有两头热的”既说明了这件事，似乎还蕴含哲理。那时候农家柴草都不丰裕，想睡个热炕也只有蒸干粮和过年的时候，炕烧得太热了也是睡不好的，早上醒来往口干舌燥。炕席下一般铺一层麦草，既暖又舒服，但在柴草烧多炕太热的时候，也可能引起火灾。

关于土炕的农家谚语也有很多，诸如“隔着锅台上炕”，是说做事毛躁，不懂循规蹈矩。“实诚人就是不中让，让着让着就上了炕”，说的是这人太实在，不经谦让。

随着现代居住条件的大幅改善，农家已经有了专门的会客厅和厨房，土炕作为取暖和做饭的功效逐渐失去，但它承载的礼仪文化和情感价值不会失去。总也忘不了小时候老家的土炕，其实是忘不了那段温馨快乐的岁月。